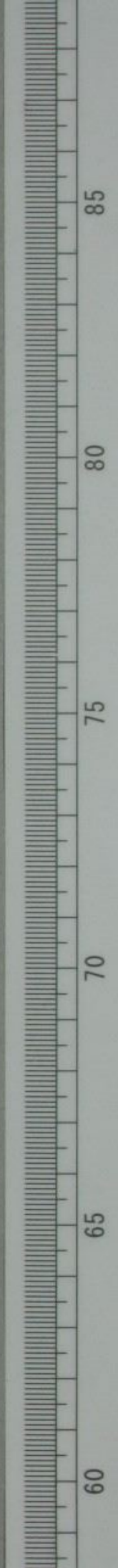




文選第十九冊 卷五十五至卷五十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9



文庫 11
D 82
19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撰

廣絕交論

廣絕交論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

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布帔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

文五十五

010190555203

48-11794

柳田泉三章

於地終
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此假言也為是為非

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慕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客曰

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

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趯趯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立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網緼相感霧涌雲

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

應之遠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是以王陽登

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

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未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且心同琴瑟言

鬱郁於蘭茝

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埴簾

則言香蘭

苗道合膠漆則志順埴簾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鬱而香也上林賦曰芳芳漙漙鬱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變董公埴簾已見鸚鵡賦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孟書玉牒而刻鍾鼎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于孟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

之雅引

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墜壘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壘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 范

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末夕

范曄後漢書曰范曄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求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空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傳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未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

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陶陶哉

測

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其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况

益州汨彛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

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

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彛倫攸叙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遊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媿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蒙切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主人所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

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

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
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
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
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
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
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
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微柱推移不可記也
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
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鷓鴣已翔乎
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
吳都賦曰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
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
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教如龍夔之驤屈蓋從道之汗
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雜書曰秦失
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
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
起龍驤化為侯王夔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况詩禮記
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
也日月聯璧贊豐豐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

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

水謨神睿而為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襄

豐豐微妙之弘致道襄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
時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
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
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
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善於蓍龜王弼曰豐豐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
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
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
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
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
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
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謨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
謀也睿聖也

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

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陵夷已見五等論

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遇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迹相志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

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

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素

速叔世民訛狙詐颺起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

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

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

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庚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葛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於是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

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馬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然則利交同源

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

術法若其寵釣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

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雕刻百工鑪捶朱

萬物吐漱與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

其燠灼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

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爐火所居也李顛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

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
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豐
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
勢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

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蔡伯喈郭
林宗碑曰

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
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
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
飛鶴馬似遊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
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
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

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是日勢交其

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
陽上書曰見情素墮肝膽李顥詩曰焦肺枯肝

抽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荆軻沈七
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
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陶

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
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襪貲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橋林

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
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

劭漢書注曰
里門曰閨
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躍颺沓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霑

玉笋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
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

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弃
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

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
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鳥藻踴躍張衡

羽獵賦曰輕車飈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

鴈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
啄君稻梁說文曰筭玉爵也史記涪于髡曰親有嚴客
持酒於前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
時賜餘瀝

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
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
嘉婦詩曰何用叙我心惟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
如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
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
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
漢書曰高祖拜陸
賈為太中大夫陳
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
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
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
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舉
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
為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

加以顛錦頤蹙頰涕唾流
解嘲曰蔡澤頤頰涕唾流
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

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
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
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
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
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
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
來莫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
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

叙温郁則寒谷

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二

言毛萇詩傳曰煥煖也郁與煥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
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
猶急也張升反論曰嗑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
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顛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周易曰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

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

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駟朗驥之
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弱冠已見辯
士論漢書漂

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乃自刎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皋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
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馳騫之俗
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推乃手遊秦撫翼俱起

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績衡所以揣其輕重績所
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績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

曾史蘭薰雪白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騫之所廢淮南
子曰澆天下之滔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

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
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織績說文
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績以俟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
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雛習鑿齒襄陽記曰
舊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
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鉅揚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
名蘭芬也葛龔薦郝彥文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
曰雪白冰折皦然曜世也

漢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
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

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
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士
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
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游塵土梗喻輕
賤也左太冲詠

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誄曰命危朝露身輕游
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士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
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

子曰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若衡重錙
銖續微影飄撇滅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緇錙已見任彦升彈曹景宗文侯傳季
賦曰微風影擊手冷氣輕浮左氏傳季

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謐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
共工也蒐隱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堯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
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躄為盜
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東陵盜跖也皆
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豐躄其略切皆

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
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
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道好也應瑒釋
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
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
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何
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陽舒陰慘生民大
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
而不得所遊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故魚以泉
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
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
將死其鳴也哀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
語曾子曰鳥之
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
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
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
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

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
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子于懷
斯則斷金由於湫
隘刳頸起於苦蓋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
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
置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刳頸之交左
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
是以伍貞
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言宰嚭由伍貞濯漑而榮顯嚭既貴而諸貞陳餘因張
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
以濯漑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曰漑灌也在於貧賤類
乎淫滓靡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
貞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立得志以子胥為
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吳亦以嚭為
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
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
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
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
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
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于胥王乃

為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

道守其誠說文曰透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透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

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

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

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

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

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

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日量

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苴篋筭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

光也答賓戲曰凡斯五交義同賈古蜀南故桓譚壁豆於

鬻鬪林回喻之於甘醴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眾

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

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

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

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

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

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

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

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秦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周易曰

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

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古富

而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

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

咎相乘躡翻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

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

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

至丞相與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復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

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

何知之晚也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敗德殄義

禽獸相若一釁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

辨也與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

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號食餐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

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故王

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

清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

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

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

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楛也楚荆也夏與檟古今

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寄言

渾沌得宗罔象得珠有哉言乎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

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

也譽遭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

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

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武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

為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胥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盱衡已見

魏都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

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敷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轡為歲坐客恒滿蹈其闔閭

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

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駟比穀填接街陌說文

曰駟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

鄭玄禮記注曰閭閻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

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至於顧盱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

鳴票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戰國策蘇代說涪于髡曰客有

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于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

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

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迎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前拔僕也滿拔剪

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湛詩雲臺已見韓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有相摩漢典職儀

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

清塵庶羊左之徽烈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

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

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

王將軍書曰雀鼠
雖愚猶知微烈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

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

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

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而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災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

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醞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

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藟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

哭焉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
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

大海之南寄命嶂癘之地
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

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藟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

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

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
此謂到洽兄弟也劉

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亡未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

德未敢安也堪至把臂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

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邱成子自魯聘晉過

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耐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

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

是迎其妻子還其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

門豈云漸絕
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王逸

壁隔宅而居之

曰險巖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 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

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耿介之士

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

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

之頂楚詞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

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孔安國曰隱居山林

是同群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

而吐雰濁兮說文曰雰亦氛字

連珠 傅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

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

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

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

珠易看而可悅 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

氣 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

日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

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

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

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

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

私故國 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

克諧之會 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

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晉君執

文五十五

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
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
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
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
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
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

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夫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
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

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
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日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
越未能與我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由
爭稱負也
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
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
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効驗
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

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此章言賢

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
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
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
交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
明必有束帛之聘交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上有
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

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言

代闇主崇神弃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已豈
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
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
朱軒之使鳳舉
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與邦之選是

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襄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

之運

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

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

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

無仲居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

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叙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靚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

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至道

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

箕之叟不眇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

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

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情通武丁

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

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

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

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

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

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

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

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告巢父

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

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

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

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

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

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

由由耻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

而眦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

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

玉帛之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鐘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禮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

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不惑荒嫖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冶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盤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候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

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

飈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風力鷓鴣能飛不假

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鷓鴣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

子曰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鷓鴣謂之老菟鷓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

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尸以

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

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

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

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

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

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

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

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

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讓人在

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之

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

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

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女沒身而譽言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曰酷烈淑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徽系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

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代齊謀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

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此言取其正事而巳豈復係門閥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魏女斬晉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

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

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此言為事非虛立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翻生風而繼飛廉之

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立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

紫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温秋霜宵隊芝蕙被其涼是

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

華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哭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

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言

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日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

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

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

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盞謂以明水滄滄染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

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

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

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

圍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音操終則絕何則垂
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
之化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
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
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
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
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
既尋虛而捕影
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
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
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
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
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
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
意世加
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

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
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

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
極與鄢將師也也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

假百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

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
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

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
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
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
之趙歧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勛是

以利盡萬物不能睿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
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丘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善曰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

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謂定檢不闌漫也此言晷景

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口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眠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

其休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搖頭鼓正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

矣豈復思時雍桓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鯤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數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宓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眛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若運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遂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眛奏

公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眛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碣碣類王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僚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墮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椽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僚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

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爲萬殊

臣聞祝啟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夫道上環中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物也
言爲政之道恕己及言爲政之道恕己及耳目在身施之異

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閻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
善曰楚辭曰衝風起也言及遇遂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震風洞

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壘

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言舟牽

靜而舟定故曰靜疑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

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

係乎靜則動貞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

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是以淫風大行貞女

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

蒙治容之悔澶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

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

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澶風之

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

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曾參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

江漢之君悲其隊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言人

居窮則志

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丑口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

勸誚輕薄之類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

亡其跣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

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跣屨哉吾悲與之借出而

不與之借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

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

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菽簪而亡吾簪是以哀孔子曰

刈菽簪而亡菽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

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

颺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

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晉朗笛踈而

吐音

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

爾雅曰大鼓謂之鼓賁與鼓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

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

迹之哀

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

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比人無擇也已見桓温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

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事得其要雖寡而用

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蹟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

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

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

天步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天布列象物所以知

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

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觀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

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

西山之節

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

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

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

比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代君可

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躬亂伯夷叔齊耻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

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

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

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開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

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滯是

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帡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帡幪莫經切幪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漏刻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

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

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

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

爰始夫婦以及君

臣

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子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家道以正王猷有倫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猷允塞猷與猶

古字

婦德尚柔含章貞吉

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

時發

婉嫵淑慎正位居室

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嫵有節操服虔曰嫵音翳柔

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

和嫵深遠也

施衿結褵虔

恭中饋

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

曰褵婦人之幃也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毛詩曰敬慎爾儀又曰各敬爾儀

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

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

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泆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漢書曰孝元馮昭儀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

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

不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

而不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日中則昃月滿則微

崇猶塵積替若駭機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

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

穢之人心不修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脩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

性之不莫脩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

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法言曰吾未見斧藻

尚書曰惟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

苟違斯義則同不

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周易

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周易曰鬼神

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詩

比心小星惠及下也詩曰譬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

冬蝨斯則繁爾類毛詩曰冬蝨斯羽說說

驩不可以黷寵毛詩曰冬蝨斯羽說說

驩不可以黷寵毛詩曰冬蝨斯羽說說

驩不可以黷寵毛詩曰冬蝨斯羽說說

驩不可以黷寵毛詩曰冬蝨斯羽說說

驩不可以黷寵毛詩曰冬蝨斯羽說說

驩不可以黷寵毛詩曰冬蝨斯羽說說

不可以專

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

畏褻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專實

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文子老子曰天道

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列子曰楊

物之必至理固然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朱過宋東

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

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

知其美也其惡者自冶容求好君子所讎周易曰慢藏

惡吾不知其惡也冶容求好君子所讎誨盜治容誨

淫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

職汝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

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

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靖恭自思榮顯所期毛詩曰靖

上翼翼乎懼不敢息靖恭自思榮顯所期恭爾位好

是正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

直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

過其
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

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

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

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

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固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

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

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

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寅亮聖皇登前異王室尚書

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寅亮聖皇登前異王室日三

孤寅亮天地彌予一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尚書曰納于

人登翼謂登用輔翼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大麓烈風雷

雨弗迷毛詩曰維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

清緝熙文王之典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

于朔方

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

兵杜預曰三年而

大習出曰訓兵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詩

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

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

上同也毛詩

既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

之羣驍騎十萬

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

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毛詩

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

輕車古之戰車孫

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者先驅轂梁傳曰長

吳兵法曰有中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轂梁傳曰長

轂五百乘范甯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楊雄河

鞭駟勒以八陣莅以威神

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

雷輜勒以八陣莅以威神

日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

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雁行陣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漢書曰發

陵與蘇武書曰雷

遂凌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衛

臣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竇

經磧鹵絕大漠文

憲與南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軍絕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斬温禺以

釁鼓血尸逐以染鍔

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

然

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

跨安侯乘燕然范曄後漢書曰度遼將軍鄧鴻與後諸

于劄川南兵遜逃

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

遠去依安侯河西

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

為單于冒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

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
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將上以據高文之宿

憤光祖宗之立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

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郝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曰天聲起于勇士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

暫費而求寧也漢書楊雄上疏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乃遂封

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即謂立銘也鑠王師兮征荒

裔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烈夏

其邈兮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嵒說文曰嵒立石也嵒與碣同熙帝

載兮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劉熙孟子注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

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論語子曰不曰堅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曰白乎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柔弱生之徒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

老氏誠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

老氏誠剛強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行行鄙夫志悠

悠故難量論語曰閔子侍側閔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貌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郭璞三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

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楊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

也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孔

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南通邛棘北達褒斜

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棘夷名也梁州記曰萬

過彭碣高踰嵩華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

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之峻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

由往漢開自有晉開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

晉王故歸功於晉也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壽漢

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矧茲狹隘土之

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赳赳陳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

行也趨起難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

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

弟莫可使王齊也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

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史記曰魏武侯

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

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

關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

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

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

為敵國武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憑阻作

昏鮮不敗績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公孫既滅劉氏

街壁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

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

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僖公面縛街壁

覆車之軌無或重跡晁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

其迹不遠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一首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陸無字佐公吳郡人少篤

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

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

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東帛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尚書

舜沙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

之時時不逾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雖革命殊乎因襲

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慧巨克明俊德大

庇生民其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

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

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為西伯武王襲文

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甚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駟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在齊之季昏
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

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
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

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躅又曰於是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陳翼百神提是萬福
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

操焉長揚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
謂稟義旗以代

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表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荆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修許昌宮賦曰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

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
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

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穿霄露頂之

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博物志曰昔禹

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

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

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

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

曾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

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

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

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趙

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

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

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楚辭曰過夏首

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

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于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兇渠泥首毛詩曰王

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

兵軍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

尚書曰穢厥渠魁張溫表曰

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

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

千羣朱旗萬里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

書曰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袁

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牛旗已見上文

折簡而禽廬

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

黔底定魏略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

博物志

曰昔禹

神

貫

穿

兵

朝

雖

趙

將

先

夏

首

德

同

抗

茲

同

德

赫

斯

怒

秣

馬

訓

兵

嚴

於

會

稽

之

野

防

風

後

至

殺

之

夏

德

盛

二

龍

降

之

使

范

成

克

御

之

以

行

域

外

既

周

南

經

防

風

之

神

見

禹

使

怒

而

射

之

有

迅

雷

二

龍

升

去

二

臣

恐

以

刃

自

貫

其

心

死

禹

哀

之

乃

拔

其

刃

療

以

不

死

之

草

皆

生

是

為

穿

曾

人

去

會

稽

萬

五

千

里

范

曄

後

漢

書

西

域

傳

論

曰

自

兵

威

之

所

肅

服

財

賂

之

所

懷

誘

莫

不

露

頂

肘

行

東

向

而

朝

漢

書

曰

高

祖

使

陸

賈

賜

尉

佗

印

為

南

越

王

賈

至

尉

佗

雖

結

箕

踞

見

賈

豪

士

賦

序

曰

援

旗

誓

眾

奮

於

阡

陌

之

上

趙

將

趙

上

趙

將

趙

將

趙

將

趙

將

趙

將

趙

將

趙

將

趙

將

趙

將

趙

將

趙

將

趙

將

枯朽

秦論

曰

紂

之

卒

握

炭

流

湯

之

黨

握

炭

之

徒

守

似

藩

籬

戰

同

於

是

流

湯

之

黨

握

炭

之

徒

守

似

藩

籬

戰

同

於

是

流

湯

之

黨

握

炭

之

徒

守

似

藩

籬

戰

同

於

是

流

湯

之

黨

握

炭

之

徒

守

似

藩

籬

戰

同

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革車近次師營商牧

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

簞食盈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

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

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篚

食壺漿以迎小人也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

武安老懷少伐罪吊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尚書中候曰天

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融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日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

肆 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

非止萬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

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

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而尊嚴之度不俟矣

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

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

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

訴馬援寬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

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

于合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縋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

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

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

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璇臺

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

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

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

拍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

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劉新序

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

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

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

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

汎濫於天下漢書曰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之玉納龍叙之圖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

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

圖赤如綿狀龍沒圖在楊雄西敷靈賦

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雜貢龜書

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

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

者敗之禮記曰升于中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

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陛下布教都畿

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

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熲上疏

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

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

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

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

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

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

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鋌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杜篤論都

文五十六

十二

賦曰同穴表揚之國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

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喻巴蜀文曰交辟月受事屈膝請和子孟

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

以額卑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

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

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

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圓

圃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圓

洛之間圓音銀謝承後漢書曰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

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言

志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

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乃正六樂治五禮改

之警言而遠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

章程創法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

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五禮吉凶軍賓嘉也

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

法軍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

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與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

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

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

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

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與

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漢書

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

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變天神皆

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

人識廉隅家知禮讓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

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

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

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淮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揚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民和而神降之福

截允執厥中 史記曰高祖雖曰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前載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

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左氏傳曰司鐸火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戴記顯游觀之言 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周史書樹闕之夢 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然而嘆周書曰文王至自商至程太似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為松栢 **北荒**

明月西極流精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海岳**

黃金河庭紫貝 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

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蒼龍玄武之製** 銅雀鐵鳳之工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

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或以聽窮省寬或以布化懸法 窮寬布化懸法已見上文

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

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嶠函有晉氏浸弱宋歷威夷

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

五十六

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

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漢書曰浸

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

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官閑

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

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闕

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

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

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

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乃命

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

列瞻星揆地興復

表門草創華闕

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

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彘順除之鄭玄

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彘猶羅也

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

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

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

曰畫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

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

表嶢闕於閭闔論語曰禘讎草創之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

闕封冠山

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

天紀星紀也左氏

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

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在於寅正月也

皇帝御天下

之七載也

知法

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

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

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

鐫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

書曰萬石君過官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物覩雙

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物覩雙

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

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之

相望徐幹七喻曰豐

作範垂訓赫矣壯乎

邨正釋譏曰

屋廣夏崇闕百重

創制作範匪

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
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
愛命下臣式銘
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

此言建國立
都不恒一所

故洛涘岐梁咸爲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周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
洛誥蔡邕祝禊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
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
居因業

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

帝王所居因功業
而後盛禮文之德由

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
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
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

無聞藏書弗紀

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
廢紀青蓋晉書王導上言曰

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
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
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
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服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決日斂

而藏之
見下句
大人造物龍德休不建此百常興茲雙起

周易曰飛

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
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
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
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
連以嶺屬朱闕
巖巖以雙立

翠微

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
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疊

賦曰鬱鬱氛氲以翠微
布教方顯淡日初輝懸書有附委

篋知歸

布教已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
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淡日而斂之懸書則懸法

也委篋則藏書也
重疊之故變文耳
鬱鬱岌岌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

勢超浮柱

甘泉賦曰洪臺岌岌其獨出西都賦曰重軒三
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

都賦曰景福鬱抗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
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榭兮神莫莫而扶傾
色法上圓

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

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

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

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

通二轍南湊五方

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

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

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

配無疆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其猶繩墨也

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

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貞外郎祖暉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

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挈壺命氏遠哉義用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也

揆景測辰徼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揆景測辰謂晝夜

夜漏也徼宮謂徼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

氏掌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

壺懸其上令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

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

滅攝提無紀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

子弟分散如涸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衛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衛

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

密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

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陸機之賦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崙玉陸機孫綽皆有漏刻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崙山

篇承天垂百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

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無彰氏傳臧儋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壁彼

布在方冊無彰

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無彰氏傳臧儋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

春華同夫海棗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佯問

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

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儋伯諫曰君將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

且今

之官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積水違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

積水違方導流乖則

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

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

歲躔闍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

歲躔闍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

歲躔闍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

歲躔闍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

歲躔闍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

歲躔闍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

歲躔闍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

閩茂禮記曰季子春之月律中姑洗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該禮

變商俗 孟子夏該曰五王不游吾何以業類補天功均

柱地 列子曰昔女媧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

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

夷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

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

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

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坐朝晏

罷每旦晨興 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

辟四門 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 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

來仁賢 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左氏傳張耀曰火中

二字是沈約 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寒暑乃退鄭玄毛詩

所改作也 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日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 時乖啓閉箭異錙銖

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爰命

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爰命

日官草創新器 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御於是俯察旁羅登

臺升庫 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

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

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則于地四參以天一 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

建武遺臺蠹咸和餘舛 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

金筒方貞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

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三階積水 變律改經

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曾吐水無滯咽 變律改經

一比日懲革 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 天監六年太歲

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

測表候陰

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不謬圭

撮無乖忝累

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

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

又可以校運筭之聯合辨

分天之邪正

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巴郡落

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

爾雅曰春為發生夏

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商

周及魯曾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比於六歷其間最為微

歷又曰清于陵渠覆太初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

乎無得而稱也

昔嘉量量微物盤孟小器猶其昭德記

功載在銘典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

况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

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

符合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

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勲倍楹席事百巾机

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

巾机之法孔甲有

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郭象

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蔡邕銘論曰昔乃

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

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

哉崔玄山賴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

銀書金字與矣乃詔小臣為其銘曰集曰銘一字至尊

不窮邈乎昭備當云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

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

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

文五十六

也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

無曠庶官天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是正權

概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世道交

喪禮術銷亡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遽遷水火爭倒

衣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擊刀舛次聚木乖方漢

日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受

一斗晝炊飯食擊手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

以序聚橐鄭玄曰謂擊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毛詩曰

檠兩木相敲行夜時也爰究爰度時惟我皇維彼四

國爰究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

爰度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機

漏刻賦曰擬洪殺於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孫綽漏刻銘

漏鍾順卑高而為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日靈虬吐注

陰蟲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

承瀉倏往忽來鬼出神入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六弱

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

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張衡漏水轉渾

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履薄非競臨深罔

戰授受靡訐登降弗爽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五夜相傳授籍田賦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

日挈壺掌升降之節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允執厥中孝經曰

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

以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

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合昏暮卷莫莢晨生

猶測地情

詩沘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况我

神造通幽洞靈

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變

配皇等極為世作

程

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

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

我吉士

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誰謂不庸早世即冥

范曄後漢書桓帝詔

曰曹家不造先帝早世

誰謂不傷華繁中零

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

華時

存亡分流天遂同期

莊子曰雖有天壽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朝

聞夕沒先民所思

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民有作

何用誄德表

之素旗

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鳥

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旒何以贈

終哀以送之

孝經曰哀以送之

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史記曰魏之先畢公

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

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

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史記曰公高莒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

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

詞曰伊伯庸之末胄也

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

漢書曰陽九厄日初

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

說文曰矇 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世祖謂光武皇帝也

不明也 莫近於春秋尚書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春秋漢舍孽

曰黎民於變時雍 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 春秋漢舍孽

嶽在 天法三能合能 同周易曰履道坦坦 為光為龍 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

司空魏志曰蔡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 僉曰休哉 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

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 尚書

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又

考弈葉佐時 魏志曰蔡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張衡

四愁詩序曰 出臨朔宮庶績咸熙 蔡父無傳其官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

幽讚微言

孔叢子萇弘曰仲丘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

十人共撰仲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春華已見上文東

援曰謀如涌 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魏志蔡善屬文舉

泉勢如轉圜 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綦局逞巧博奕惟賢 筆便成無所改定

為宿構 魏志曰蔡觀人圍碁局壞蔡為復之其者不信以把蓋

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

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奕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 毛詩曰閔

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宰臣專制帝用西遷 宰臣董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

造 平元年二月乃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窺荆

蠻 魏志曰蔡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

七蠲 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瑗

龍騰 毛詩曰蠢爾蠻荆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

嶽濯纓清川

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

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誅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為清誤也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我公魏太祖也荆人

或違陳戎講武

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君乃義發筭我師旅

魏志曰劉表卒蔡勸表子琮令降太祖

高尚霸功投身帝宇

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

傳幹後漢王命叙曰世祖攘亂復帝宇斯言既發謀夫

是與斯言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都若

稽顙漢北

漢書南郡有編都縣

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

以彰勲則

魏志曰太祖辟蔡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勲

則伊何勞謙靡已

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史記穰苴曰將命之日則志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志家乃署祭酒與君行止魏志

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筭無遺策畫無失理孟子曰計及下

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我王建國百司雋乂周禮曰維

王建國尚書曰俊乂在官君以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

帶

魏志曰魏國建拜蔡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入侍帷幄出擁

華蓋

劉歆遂初賦曰榮曜當世芳風掩藹漢書曰韋玄侯榮當世焉彌衡顏子

碑曰秀不實振芳風也嗟彼東夷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

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

王塗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清王塗也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

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

尊懷來傲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

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既

留翩翩孤嗣號慟崩摧蔡邕表成碑曰孤發軔北魏遠

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哀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

與夫子義貫丹青丹青二色名好和琴瑟分過友

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

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

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

域此驩之人孰先殞越左氏傳齊侯曰小何寤夫子果

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春秋考異郵曰吉子猶懷

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秦素列子曰秦素我將

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孝經援神契曰

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羨門乎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輜迴軌

白驥悲鳴說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虛廓無見藏景

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梁商誄曰孰云延首歎息雨

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莊子

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

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

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

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史君薨嗚呼哀哉

楊肇已見

懷舊賦

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

禮記曰選賢與上而下無觀覲也選賢與能政是以和

周賴尚父殷憑太阿

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矯矯楊侯晉之爪牙

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忠節克明

茂績惟嘉

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

永立首未華

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淮上疏曰故朝多瞞瞞之良華首之老銜

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

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身沒名垂先哲所躋

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猶存也行以號彰

德以述美

周禮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敢

託旒旗爰作斯誄

旒旗已見上文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敏系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

氏出楊侯

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也楊氏在河汾之間周襄而弈世丕顯允迪大猷

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

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秋秩天猷漢德龍戰未分

大猷聖人莫之

左氏傳曰天而野其血玄黃伊君祖考方事之殷

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左氏傳曰鄆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

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韐而

鄆陵之戰鳥則擇木臣亦簡君

剛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

左氏傳曰鳥則擇木臣亦簡君

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投心魏朝策名委身

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奮躍淵塗跨騰風雲

答賓戲曰振拔洿塗跨騰

風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

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

戎洪緒克構堂基

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

弱冠味

道無競惟時

子雲勤味道腴毛詩曰無競惟烈

孝實蒸

蒸友亦怡怡

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乂弗格姦怡怡已見上文

多才豐藝強記

洽聞

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洽聞強記已見上文

目睇毫末心筭無垠

日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芥宿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

草隸兼善尺牘必珍

皆藏去以為榮也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

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

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

謂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散璞發輝臨軹

止作令

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

命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

惟此大理國之憲章

肇碑曰肇兼統大

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

君莅其任視民如傷

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

視人如傷

庶獄明慎刑辟端詳

尚書周公曰庶獄庶慎

于張

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

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肇碑曰除野王典農中郎下稱之

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

倉盈庾億國富兵彊

毛詩曰我倉既盈我

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彊

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

戎作弼

筆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

雲兼資

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紘

筆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

詩傳曰諸侯赤黻黻與紘古為社毛萇魏氏順天聖皇

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周

文祖烈烈楊侯實統禁戎

筆碑曰皇祖之司管闔闔清我

帝宮先清宮閣銘曰洛陽城闔闔漢書曰東牟侯興居

非常苛慝不作穆如和風

國語內史過曰神亦往焉觀謂督勲勞班命彌崇

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茫茫

海岱玄化未周

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

經此州而

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官乃牧荊州

筆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也

折衝萬里對揚王休

筆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也

聞善若驚疾惡如讎

國語楚藍尹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

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左氏傳曰

乘讎覺席卷南極

班固高紀述乘覺繼寒糧盡神謀

不忒

楊肇伐吳而敗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

時則食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

毛詩曰誰敢執其咎

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退守丘塋杜門不出

漢書曰王陵杜門不

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

毛詩曰采芣芣祁祁封

禪書曰雜搢紳先王之畧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靡事不咨無疑不質

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漢書曰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

位貶道行身

窮志逸

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弗慮弗圖乃

寢乃疾

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

昊天不弔景命其卒

嗚呼哀哉

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順

子囊佐楚遺言

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

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

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

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

尊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

綖誅德策勲考終定謚

肇碑曰肇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

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誅策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

嗣在疚寮屬含悴

毛詩曰煢煢在疚

赴者同哀路人增歎

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

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

昭曰露潤也

仰追先考執友之心

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俯感知己識達之深

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也

承諱忉怛

涕淚霑襟

楚辭曰泣歎歎而沾襟

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

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

刺史戴侯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東武康侯之子也

康侯楊潭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

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楊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為元侯

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

免諸艱難尚書周公曰巫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

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固能綜覽義

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

體服菲薄余甚竒之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

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周易曰日新吾見其進未見

其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

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往

歲卒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喪服同次綢繆累月苟

人必有心此亦欵誠之至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

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弈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

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名器

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

章知

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鉤深探賾味道研機曰探

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匪直也人邦家之輝曰匪

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子之遘閔曾未亂髻鄭玄周禮注曰亂毀

齒也埤蒼如彼危根當此衝焱德之休明靡幽不喬言

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弱冠流芳

雋聲清劭韶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

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

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始則無敗事爾

休爾戚如實在己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視予猶父不

得猶子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視猶子也敬亦既篤

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具景西望子朝陰如

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

也寢疾彌留守茲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臨

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詩曰哀哀

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諸嗷嗷同生悽悽諸舅

疾痛心疾首暍就寡人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

芳委耀毀壁摧柯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

曰破壁毀珪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

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

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

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

張衡四愁

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

龜筮既龍襲挺隧既開

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

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挺墓隧也

痛矣揚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

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

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之

臨穴永訣撫

櫬盡哀

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櫬棺也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

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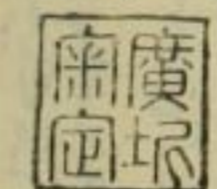
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

杖道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常侍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賢良方正徵仍為太子舍人尚書郎

野王令 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

良方正 中書郎南陽相 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東武帝

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家艱乞還 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頃之選

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世祖武皇帝也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天子

惠帝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

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

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 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偪陽

光啓其在於漢邁勳惟嬰 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思弘儒

業小大雙名 班固漢書述曰世宗睦睦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

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顯祖曜德牧究及荆 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曜德不觀兵父守淮

岱治亦有聲 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英英夫子灼灼

其雋也飛辯摛藻華繁玉振 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荅賓戲曰摛藻如

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 淮南子曰隨侯之珠

也者金聲而玉振

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如彼錦績列素點絢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人見其

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

表也德行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子曰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夫且歷步長逮

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

如瑟琴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論語柳下惠曰

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問曰曲

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弱冠厲翼羽儀初升禮記曰人生二十

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禮記曰人生二十弱冠厲翼羽儀初升

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雎後漢書內替兩宮外宰黎蒸

靖黎蒸典引曰巡忠節允著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泱泱彼樂

都寵子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泱泱乎大設官建輔

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命汝作

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左氏傳祁

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孟子注

辭祿也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余亦偃息無事明時息之義則未之識

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文五十七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手毛詩曰惠而好我推乃手同行居吾語

汝眾實勝寡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眾之勝寡必也人惡雋異俗疵文

雅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執戟疲楊長沙投賈

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無謂爾

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

變色易容者慨焉嘆曰道固不同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仁由己

匪我求蒙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

童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

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澀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子

獨正色居屈志申尚書曰正色率下雖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周公

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國語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史黜

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讜言忠

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謀世祖是嘉復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將僕儲皇

奉轡承華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轡漢舊儀有承華廡先朝末命

聖列顯加尚書曰道揚末命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

降之吉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宜享遐紀

長保天秩尚書曰於天秩有禮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論語伯牛

有疾子曰斯人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子

也而有斯疾也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唯爾之存匪爵而貴論語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臧榮緒晉書曰

頗豪侈甘食美服窮滋極珍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毛詩曰孝子不

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

而薄其葬漢書曰揚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

薄葬簡服生焉淵哉若人縱心條暢班固揚雄述曰淵

達困而彌亮柩輅既袒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供柩輅

逝者不追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望子舊車覽

爾遺衣幅抑失聲迸涕交揮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

哀哉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曰往月來暑

退寒襲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

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適子素館撫孤相

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前思未弭後感仍集

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一首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

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

文五十七

又肆逆焉

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

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

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 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託

曰王旅

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

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俾百

姓流亡頻於塗炭

毛詩曰人卒流亡尚書 建威喪元於好時州

伯宵遁乎大谿

王隱晉書曰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

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子孟子

若夫偏師裨將之殞

首覆軍者蓋以十數

左氏傳韓子曰夔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

谷永上書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

剖符專城

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

東觀漢記五年

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曲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

轂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

秦隴之僭鞏更為

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

魁

鞏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

已襲汧而館其縣

左氏傳曰凡師輕曰 子以眇爾之身

介乎重圍之裏率宮笏弱之血水據十雉之城

十雉言 羣氏

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

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

木石將盡樵蘇之竭芻蕘聲絕

蘇後饜師不宿飽

於是乎發梁棟而

用之芻

的 以鐵鎖機關既縱礮而又升焉

言以鐵鎖繫

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

都賦曰一卒舉礪千夫沈
滯然礪與礪並同力對切

爨陳焦之麥柿廢 枹呂 楠角之

起歷馬長鳴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 凶醜駭而

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漸實壺鑪雷瓶甌武以

偵耻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

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無罌也 將穿響音作內焚穢古

火薰之潛氏殲焉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糴穢注曰大麥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

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 聖朝疇咨進

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帥羌胡圍涇陽遣安

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

吏兵以櫜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

孤城獨當羣寇管子曰民無耻 以少禦衆載離寒暑

敦勳効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 非所以褒獎元功宜

解敦禁効何戴假授言請解禁効而假授之以 詔書遽許

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

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斯寵榮

然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言絜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

登於豐山而嘆曰於斯致思無不至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

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也廣雅曰妬害也嗟乎妬之欺

善抑亦買首之讎也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買首之讎也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

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

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昔乘丘之戰縣

責奔父

御魯莊公馬驚馬敗績責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

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

罪也乃誅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責父而令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

肉服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劍父讎

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誅公羊傳曰仇牧聞

叱之何休曰手劍持拔劍也呂氏然則忠孝義烈之流

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贊曰自孔子後

綴文之士衆矣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

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亦未易知嗟茲馬生位

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蠻夷猾夏保此汧

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

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焚群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

狄固貪憚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為焚

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又曰

魏其武安之屬鞏更恣睢潛跼官寺呂氏春秋曰在上

競逐於京師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怨

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

寺齊萬虓呼閼呼震驚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

秋漢含孽曰三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

公在天法三台旌旗電舒戈矛林

奠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

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

植彤珠星流飛矢兩集彤珠星流謂冶鐵以灌敵司馬

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

流星矢如雨見上之號泣於旻天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苑

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

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

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彌亮毛詩曰賦政于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康雎

韓傀也白虹貫日申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

鑿曰人主怒如秋霜濡恩撫循寒士挾纊李廣曰威稜

儒乎隣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羊阻眾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

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春蠶蠢犬

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羊阻眾陵寡

陵弱衆不暴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天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愜愜小息畏懼患禍者也魏明帝善哉行曰

假氣游魂鳥魚為伍昔命懸天今也惟馬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惟此

馬生才博智瞻解朝曰雖其人之瞻足也偵命以瓶壺剗靈結

以長壘徐爰射雉賦注曰剗割也鋪未見鋒火以起焰

薰戶滿窟楛穴以斂廣雅曰楛楛也蒲溝切木石匱竭其稈空

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攔然授兵登埤杜預曰攔然勁

忿貌也攔與矚同下板切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

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禮注曰質木也

也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

死疇克不二漢書公孫瓚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

死以存易上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沂庾化為寇糧實

賴夫子思暮模彌長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暮

也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

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我雖末學聞之

前典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思人愛

樹甘棠不翦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斨

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

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孰是勳庸而不獲免

猶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

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

退食毛萇詩傳曰聞穢鷹揚曾不戢翼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若不戢

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惟師尚父時志爾大勞猜爾小利

猜恨也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瑕釁于何而不至慨慨

馬生琅琅高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發憤囹圄沒而

猶眦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嗔藥懷

受哈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

引兵圍即墨田單乃小城中之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

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五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

燕軍夜大驚焉尾炬火光以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

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

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

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張孟運籌奇厄趙獲安戰國策曰智

兵善者出奇無窮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

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

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

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

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

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

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沂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

搖之筆端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况曰家僕周禮有蠻隸

征蠻夷所獲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為督守及關

也頒與班古字通剔子雙龜貫以三木中侯故雙龜

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

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圍心焉摧剥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

薛人扶老明明天子旌以殊恩

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

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後昆

周禮曰凡有功者祭于大蒸死而有靈庶慰冤魂

陽給事誄一首 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眾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

司馬陽瓚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

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

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

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

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延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

潘岳陽筆誄曰將宏王略獯虜間躐

剽摩

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幽并騎弩屯逼鞏洛

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列營緣戍相望屠潰

關中詩曰列營基勁悍之上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眾

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左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

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緝會取也左氏傳孔子

日衣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文五十二

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

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

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

士師奔擾棄軍

爭免而瓚誓命沈城

達身飛鏃毛詩曰能佻公子毛

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列之志豈能臨

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

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景平之元朝廷

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

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

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

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

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

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

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

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

末臣蒙固側聞

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誅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

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處父勤君怨在登賢

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

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佐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穀梁

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

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

苦夷致

果題子行間

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揚州之役獲焉名之曰揚州杜預曰苦夷也說文曰

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忠壯之烈且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

遂傳

左氏傳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又眾仲曰左氏傳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

以為族也公羊傳曰惟邑及氏自温徂陽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王

其稱劉何以邑氏勞文公而賜之温

孤氏陽氏先處之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

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詩

鞠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

日之子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于征拳猛沈毅温敏肅良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鞠

武曰田光先生者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

其知深其慮沈如彼竹栢負雪懷霜

如彼駢駟配服駮衡駮服馬也衡車衡也言翼贊宋朝如彼駢駮而參衡也服謂中央

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

曰駢右曰駮四馬曰駮函陝堙阻漚洛蒿萊朔馬東騫胡風南埃母丘儉在幽州

詩曰芒山邈悠悠路無歸轡衛野有禾女骸漢書王恢曰轡車相望又高祖

悠但見胡地埃野有禾女骸漢書王恢曰轡車相望又高祖

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轡歸其懸應劭曰轡小棺也服度曰轡與楷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

野原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憬彼危

臺在滑之坳周衛是交鄭翟是爭交黨與也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入滑

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耆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耆王怒與翟伐鄭不克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嶽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

擊和門晝局金謂刀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

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料敵

厭難時惟陽生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涼

冬氣勁塞外草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邊矣獯虜乘

障犯威尚書王曰邊矣西土之人漢書曰鳴驥橫厲

霜鏑高鞏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

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

文五十七

曰游鷗高翬薛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迭我

綜曰翬猶飛也軼我河縣俘我洛畿轂地入我河縣俘我

王官迭與攢鋒成林投鞍為圍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

軼古字通攢鋒成林投鞍為圍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

城匈奴至者投鞍醫羽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

高如城者數所醫羽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

地孤援闊左氏傳晉軍吏卒無半菽馬實拮巨秣漢書

曰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于反窺

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

圍者拮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容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

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街其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氏

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周易

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烈烈陽子在困彌達曰困

窮而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力

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

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義立邊疆身終鋒恬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賁父殞

心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恬嗚呼哀哉矢末曰恬賁父殞

節魯人是志汧督効貞晉策攸記賁父汧督皇上嘉悼

已見上文皇上嘉悼

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疏爵紀

庸恤孤表嗣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嗟爾義士沒有餘

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 并序

顏延年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

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

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

出焉其中多璿玉說文曰

璿亦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

瘡字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

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

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

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

十五

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

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而至於者

薄也

言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若

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

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奔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故已父

老堯禹錙銖周漢

范曄後漢書曰邳惲謂鄭敬曰子從

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而絲世浸遠光靈不屬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

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

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

論語子曰而首路

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

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

歸津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

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豈樂于茲同豈宴樓未

景游豫躡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

幽居者也

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

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學非稱師文取

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

僕妾

范曄後漢書曰黃香家貧內無僕妾井曰弗任藜藿不給

之妻謂其夫曰親探井曰不擇妻而娶

母老子幼就養勤匱

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無

方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

韓詩外傳曰齊宣王

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念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

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

孫盛晉陽秋曰

嵇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

左氏傳季語子曰從吾所好區外以舒翼定迹深棲於

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

閑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

羊傳齊大夫陳乞曰織絢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

穀梁傳曰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織絢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

甯喜出奔晉織絢邴邴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

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蒿為薄心好異書性樂酒德

劉勰集有酒德頌簡棄煩

促就成省曠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殆所謂國爵屏貴

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

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志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志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

淑貞張衡靈憲圖注曰寂冥冥冥不可為象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

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謚法曰寬

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曰介特也豈伊時遭曷云世及

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葛龔遂初賦曰承秦龍之

洪族既高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第也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廉深簡潔貞夷粹

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與是曾參之行依世尚同詭

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人之

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

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懷植散羣則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鮑食安步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畏榮

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信而好古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霸謂當世而

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聞德虛己備禮推風推挹其風也孝惟義養道必懷邦

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論語曰考識曰文德以懷邦人之秉彜

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蔡母邃

曰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

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觀進退

可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清居之

士太原則郇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

高蹈獨善

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亦適莊子曰夫樂有道心亦適莊子曰知志是非心

之適也

汲流舊巘葺宇家林

廣雅曰葺葺覆也晨烟暮藹春煦秋陰

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

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

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

人否其憂子然其命

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

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

隱約就閑遷延

辭聘

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

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無欲糾纏幹流冥漠報施

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弔魏武文曰悼總帷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

孰云與仁實疑明智

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哉

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謂天蓋高胡俚言斯義言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

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史記子韋曰天高聽卑履

信曷憑思順何實

周易曰履信思順年在身疾維疴

傷疾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視死如歸臨山

若吉

呂氏春秋曰遺生藥劑弗嘗禱祀非恤

論語子曰丘之禱久矣

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僚向也禮記曰幽則

有鬼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終也敬述靖節式尊遺占

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占謂口隱度

其事令人書也

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却賻輕哀薄斂

禮記曰凡

計於其君云某臣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

足遭壤以穿旋墓而窆嗚呼哀哉

河圖考鉤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手足

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
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莊子曰既

化而生又
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

日者其出入不遠
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書息非舟

非駕毛萇詩傳曰其為人也多暇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弟備言燕私獨

正者危至方則礙孫卿子曰方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

賦曰蓬與國而卷舒西取鑒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殷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愀違眾速尤迕風先

斃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違眾忤世淺為尤悔深作

雨隧則極敦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莖淺未必極也飄風與暴

必先矣必先矣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為實

哉爾雅曰末遠也左氏傳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應劭風

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王黔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

妻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

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祭何樂於

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

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

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

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

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也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

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

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塵

已見上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康黔婁惠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并序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

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文五十七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

輟曉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

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照車去魏聯城辭

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趙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

趙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

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

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

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皇帝痛

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皇帝痛

掖殿之既聞悼泉途之已宮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

亡因以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

哉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

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天寵方降王姬下姻沈約宋書

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日淑儀生

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

也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肅雍揆景陟屺爰

臻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賈毛詩曰曷不國軫喪淑

之傷家凝霄庇之怨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

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

萬周易曰雜物撰德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

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

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

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天子用八

辭曰

玄丘烟

因煜瑤臺降芬

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

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

二十

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高唐渫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游於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佚女

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楊修荀爽述讚曰其

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望月方娥瞻

星比發易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為既嫁之女也

毓德素里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

處麗麗締綌出懋蘋蘩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脩詩賁道稱圖照言賁美也

翼訓妙幄贊軌堯門列女傳曰

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堯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姒為姓漢書曰孝武鈞弋趙婕妤

昭帝母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綱繆史

館容與經闡史三史陳風緝藻臨豕分微風國風游藝

殫數撫律窮機藝六藝躊躇冬愛怙悵秋暉楚辭曰蹇

畏楚辭曰心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毛詩曰展如之媛也敬勤

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

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

集祉慶藹迎祥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

式帝女金相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皇肩瑤

式帝女金相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祈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聯跗

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

齊穎接萼均芳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以蕃

以牧燭代輝梁漢書曰文帝立武視朔書氛觀臺告

侵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

八頌扃和六祈輟滲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

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禘

五曰攻六曰說滲衡總滅容翬翟毀衽包咸論語注曰

謂滲漉喻祉福也衡總滅容翬翟毀衽衡輓也周禮曰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翟勒面績總安車駉面

駉馬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

謂幘車也周禮曰司服堂王后之六服禕服褕狄闕狄

鞠衣展衣祿衣鄭玄曰狄當為翟翟雉名也禕衣畫翬

者也說文曰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宋孝武傷

衽衣衿也

漢武李夫人賦曰閔瑤光之密陞宮虛梁之餘陰又表

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嚴奧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

光為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

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惟軒夕改輶輅晨遷

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

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

安車輜輶蒼頡離宮天邃別殿雲懸西都賦曰甸

篇曰輶衣車也靈衣虛

襲組帳空煙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

連綱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匣中箱也移氣朔

金釭暖兮玉座寒夏侯湛有金釭燈賦暖不明也純

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樂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

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

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仰昊天莫報怨

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

凱風之徒攀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茫昧與善寂寥

餘慶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與善已喪過乎哀

棘實滅性經曰毀不滅性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

哉牽秀四言詩曰坤德尚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呂氏春秋曰題

階撤兩奠庭引雙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維慕

維愛曰子曰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

兩柩路引雙輜爾身爾子未與世辭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是彪漢

旋載容衣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闐嗚呼

哀哉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葬乘車所建也

而賜之也穀梁傳曰章梳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

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

服說文曰闐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太皓以右轉晉旌委

宮閣銘曰洛陽城闐闐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渡

鬱於飛飛龍透遲於步步毛詩曰周鏘楚挽於槐風喝

邊簫於松霧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涉姑繇而

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

日而終是曰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

樂池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園喪車郭璞曰繇音

姚晨輶於解鳳曉蓋俄金葬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爪

車如滔日輶輶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

凰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輜車為倅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輜車吉儀瓚說是也桓譚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俄傾也山庭

寢日隧路抽陰黃圖曰陵冢為山鄭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重扃闕兮燈已

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未逝曰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銷神躬于壤

末散靈魄於天濤許慎淮南子注曰濤涯也響自乘氣兮蘭馭風德

有遠兮聲無窮言惠問乘四氣而靡非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嗚呼哀哉

哀上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

告于殯宿興緒肩緒也思玄賦曰王肆侈於漢庭卒銜卹而絕緒

時兮將升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軼軸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輜喪車也嫂姪兮

悼惶慈姑兮垂矜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聞鳴雞兮戒朝威驚號

兮撫膺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逝日長兮生年淺

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遥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託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可止故作此詩也今奈詩曰誰謂河廣一葦可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盡余

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祖及輶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

之右鄭玄曰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未遷禮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澂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酌悽切

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

髮髣徒髮髣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

髮髣徒髮髣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

髮髣徒髮髣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

髮髣徒髮髣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

髮髣徒髮髣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

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

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廣

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

泠泠楚辭曰雲霏霏兮承宇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

跡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

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

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色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

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陸已見上文委

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襲還也中慕叫兮

擗標之子降兮宅兆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撫靈櫬兮

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杜預左氏傳注曰櫬親身之棺聲類曰埏墓隧也戶

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

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杜預注

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寢儀禮曰遂適殯宮是乎非

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

偏何嫻嫻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睢也既遇目

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

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重日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

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

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而能無槩然察

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
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通乎命
故止

文選卷第五十七

